

绣像
插图

野叟曝言

(清)夏敬渠 著



中国古典小说系列

朝华出版社

像图
●
绣绘
●

野叟曝言

③

人间第一奇书

清●夏敬渠 著

(京)新登字 138 号

责任编辑/符 卓

封面设计/张国治

绣像·野叟曝言·绘图

(全三册)

(清)夏敬渠著

朝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车公庄西路 35 号

邮政编码:100044

各 地 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赤峰华能彩印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57.88 印张 插图 54 幅 139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2 版

1998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

1—15000

ISBN 7-5054-0251-X/I·0060

定价:(全三册)58.00 元

白玉麟



太子



文素臣



紅豆



铁
丐



金
硯



水夫人



文素臣



文施

文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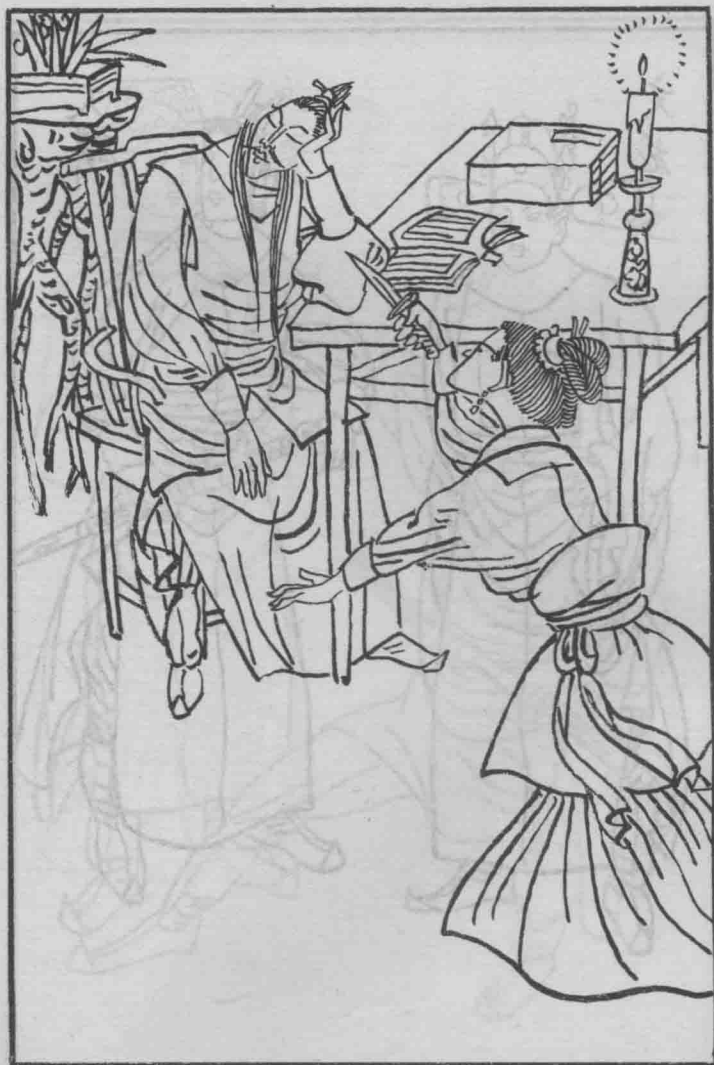


文
龍



文
麟





第 109 回 怨鬼捉奸逆藩伏法

青宫验疫假子归真

宫人中有知事的，说道：“娘娘，不是哭的事，哭动了各位娘娘，就了不得了！快些接气，怕还接得转来？”七妃便住了哭，伏在景王身上，嘴哺着嘴，接了一会，不见转来。七妃着慌又哭。宫人止住道：“眼睛已经下来些了；再换一人，连接三次，再取炭醋来，打收一收气，敢便转来？娘娘快穿衣服，哭动了外边，怕就有人来吵闹了！”说罢，便把被单，揩拭了床上一番。七妃即便穿衣，换一宫人上床接气，一面讨取醋炭。却已惊动合宫及各妃嫔，陆续俱至，喊叫一会，不见转气，便人人作势，个个发威。正妃开口道：“旺跳一个王爷，被他活活弄死！采那妖精过来，问她怎样治死王爷的？好抽她的筋，剥她的皮，偿王爷的命！”

众妃得不的一声，便蜂拥上前，采头的采头，揪耳的揪耳，捋发的捋发，撕衣的撕衣。众宫人横身护救，跪地求告。正妃喝道：“王爷若接不转来，你们都是死数，还敢插话吗？众妃七手八脚，七妃一人如何摆拨得开？内中出尖，最是三五两妃，揪住头发，把两鬓乱捋，登时捋掉了许多。七妃正在危急，只听景王一口气回将转来，各妃向醋烟中定睛看时，见景王眼已睁开，方才缩手。七妃道：“王爷不是转了气吗？你们房里怕没曾这样来，只悄没声，不惊动人罢了！怎便这们凌辱起奴来？”两足乱跳，哭泣不止。正妃便收了兵，说道：

“气是转，人已被你弄坏，只要王爷好了，万事全休；若有三长两短，你须嘴硬不得！我是他结发夫妻，有个不著急的吗？各妃道：“我们与你无仇，原只为着王爷；王爷好了，姊妹们情意原在。”正妃一面传请太医，一面上床看问，景王睁着两眼，总不说话，须臾，太医诊脉，说是脱阳之症，神气虚惫，须大补下去再看。

正妃见语鹘突，病势利害，便不肯十分放松，吩咐：“把七妃关在空房，省得火上添油，真个弄出事来！”日中服药下去，不见动静。派着二三两妃，一同守夜。到得初更时分，景王忽然嚎叫说，都梁、都昌两王把拶指拶他；看两手时，十指果然发胀。一会又喊：“阿唷！拶到下身去了，要疼死人了！”揭被一看，只见脓血淋漓。一会，又喊：“何氏、茅氏来了！扞头发！挖舌头了！”只见自己把头发乱扞，舌头乱挖，头发纷纷扞落，满口喷出洋红的血来。又一会，喊说：“太妃娘娘来了！马太妃也来了！打了夹了，夹子上脑箍了！不好了也，把土囊来压了！”登时手足臂脑，俱发出青红紫黑各色伤痕。喊叫一会，便闭着嘴，鼾鼾发响，肚皮胀胖，吸吸的动个不住。

吓得两妃浑身发抖，请到正妃四五六妃及有名位的嫔御，都叫了来，挤了满房的人，兀自阴风凛凛，毛发俱竖。正妃要请法王、真人进来禳解，一来怕破了作法的大事；二来怕传说出去，名头不好；三来怕惊动城守的人，离心解散，暂且搁着，只见景王大喊一声：“压杀我也！”便喊醒转来。停不一会，重复叫唤，如此一夜闹到天明，把各妃嫔吓得魂出，搅得心空，容儿躲在宫人房里，听得声势利害，想景王若死，也是好事！但老爷着我进来，只叫我骗信七妃，潜在宫中，等

外面信爆一起，杀出接应；没叫我把这件事来弄死他。如今外面并没消息，怎敢回去？景王一死，必把七妃及宫人拷打，倘牵出我来，还是受他刑法？还是逃走回去？违了军令，便要斩首，如何是好？想到那里，浑身抖战。七妃待下人极宽，因是宠妃，手头便益，赏赍极厚，本宫宫人，个个感激。

七妃因与容儿私偷，把宫人更加买伏；宫人又爱容儿美貌，都与调笑亲热，打成一局。此时七妃虽被正妃关闭空房，并没封锁，宫人们便时时进去，问候送信。七妃见景王冤鬼已到，恐不得生，令宫人把容儿叫来。容儿进房，跪地发抖。七妃道：“你休吓坏了”一身做事一身当，你可乘空逃走，我再不牵出你来！只是你我恩情，就从此割断了！我实对你说：“王爷是不能生育的，这王子是你所生；你只看他眉眼，可是与你一般？你下体有一红痣，王子下体也有红痣，王爷好了，做了皇帝，不必提起；倘若不好，被太子正了位去，这一家就都是死数！可怜见是你的嫡血，怎样设法救得出去，也存奴一脉！奴若埋在那里，你念我向日恩情，到奴坟上烧化一陌纸钱，奴在阴司里，就感激不尽！快快逃生去罢！”容儿不说自己不敢回去，却假说道：“小尼感娘娘深恩，这事又是从小尼起的，只苦的不能出头；能可以代得娘娘，便情愿代死，还肯舍着娘娘先逃出去吗？娘娘倘若有一长两短，小尼岂肯独活，是要同生同死，不做那忘情负义之人的！”七妃纷纷泪落，拖起容儿，抱住说道：“我的有情有义的哥哥，虽故是你的好心，你却枉死则甚！奴方才说的，要你照管王子，存奴一脉，切莫走那尽头路儿！”容儿道：“各人头上一方天，知道将来照管得王子，照管不得王子？总要与娘娘同生同死的！”

七妃拿住容儿头颈，呜呜咽咽的哭着道：“奴好不心疼，

总是奴害了你了，当初不合与你相交！你为着奴，拼命进来，谁想救奴不得，反送了你的性命！可怜你此番进来，没得奴一点好处，叫奴怎不心疼？”容儿听得可怜，也抱住七妃，哭泣不止。只见宫人跑来报信，说：“正妃着人来了！”容儿忙躲出房。原来是听三妃之言，三妃道：“看王爷势头，多凶少吉，我们不该揽这件湿布衫，一夜吓到天亮，反便宜这妖精自在睡觉！倘有三长两短，须不是她火上添油了，不如交给她一人看守伏侍，她快活透头，也该吃些苦辣！王爷好了，也只扯得个直；若是不好，便抽筋剥皮，替他出气，却脱了我们血海般的干系！”

各妃嫔并没真心为主之人，又俱吓怕，便都说三妃的话是。正妃便把七妃叫来，受托一番，一哄的都散去了。七妃又气又急，含泪上床，抱着景王，呆想一会。景王忽又见神见鬼，喊叫求告。七妃忙跪下地，滴泪哀求道：“二爷、五爷，及各位娘娘，奴从没敢欺心，背地里眼泪，不知流掉多少。老娘娘奴没赶上，四时八节祭祀上坟，奴也没敢怠慢。可怜见，放松一条，待爷齐醮作羹，多做好事，超荐着早升天界！”

说罢，磕头如捣，把头上油皮都擦破了一层。只见景王自言自语道：“看未容妇面上，咱们且去。”又道：“咱们交给那胡子罢。”自此，景王便不说邪话，光叫疼痛。七妃便替他各处抚摩，用参耒八宝散敷搽伤处，叫宫人煎下参汤，一口一口的哺送。到得夜里，竟有转头，身子也得翻动，疼痛也便轻可，也进些粥饮，也不再见鬼神，却只是糊糊涂涂的，不能说话。各妃俱不进房，只着人来探问病势。七妃负气，要等景王全愈了，折各妃的嘴，只回说：“尚未转头。”来人见景王糊涂，便照着话去回说，各妃便不来兜管，自去背地里，

偷干那不明不白的事儿。到二十这日黄昏时候，景王忽要穿衣登厕。七妃又怕又喜，替他穿好衣裤，搀扶解手，解毕上床，竟没甚事。

七妃喜极，忙哺送参汤，怕他吃力，便听他和衣睡卧，不去解脱。伏在头边一会，见一落眵，便去就容儿安息片晌。容儿见七妃疲乏，脸贴脸的偎了一会两人都沈沈睡去。宫人日夜辛苦，也都伏在景王床边打盹。忽地觉有响动，睁开眼来，见七妃已经熟睡，宫女一个也没见，隔房灯火异常光亮。隐隐听见呐喊之声，知是外面兵起；但信炮未响，不知胜负，准待照计行事。因七妃紧压肩膀，深怕她醒，不敢动弹，只得侧转脸来，向外细听，却听见隔房呼呼鼻息，料是景王睡着。心头定计，面上顿觉潮热，听了一会，不免烦躁起来。外面声响渐近，忽然炮声如雷，东响西应，门外人声嘈杂，料是时候将至，左手轻轻腾出，推七妃朝里睡好，身子早经结束停当，僧衣已自脱掉，摸着枕边佩刀，一手把尼帽除去，丢在里床，跨下床来。

踏到外房，看床上七横八竖的宫女，都是睡熟，景王也无响动。掣起佩刀，照准颈项，很命一切，伸过那手，揪住头发提将起来，竟是一个囫圇的东西。疾忙从窗扇中跳出，开了寝门。只见有七八个内侍，慌慌张张的，刚要敲门报信。容儿起刀乱杀，那班人从内走出，不及抵挡，又无寸铁，早已杀倒了五六个，剩下的往外飞跑。

容儿走进宫门，火光四起，外边喊杀连天，门内卫士没个踪影，连前面跑的两内侍，霎时亦俱不见，望着门上一扭，锁已落地。登时宫门大开，素臣等人，大喊杀入。容儿上前，提头缴令。天生一见，认是景王，赶来接去。容儿却不跟入，

望外便走。霎时诸军都到，素臣知景王已死，宫中不须搜杀，留下成之、无外等军，将旧太孙宫守住，不许一人出入，待明候旨处置。自同楚王，带飞熊、以神、天生诸人，整军而进坤宁宫门首，贼兵如麻，幸内有准备，尚未攻破。大兵一到，纷纷逃跑，跑不脱的，都被杀死。素臣请太子出宫，拥到文华殿中升座，各兵将俱罗拜殿下。太子设两座于宝座之东，坚请楚王及素臣坐下。传将领上殿，令熊奇、赛吕、龙生、文恩、未容、金砚列左班，玉奴、阿锦列右班，命坤宁宫膳房，备宴款犒。

素臣道：“景王虽诛，各门城守诸贼尚未伏法；臣请率同诸将，前去擒拿，迟则漏网者多，并添逆竖羽翼。款犒之事，伏乞暂缓！”太子道：“先生劳极，寡人尚有要话相商。各门诸贼，闻逆裔授首，妖僧道伏诛，天兵一至，即鸟兽散矣！款犒或暂缓，先生勿复劳！”因命取酒，亲赐飞熊、以神、天生三爵，令统本部及楚王麾下兵二千名，去各城剿抚，把领占竹、元化两颗首级交付，并着去割取景王首级，挑示号令。三臣领命即行。

太子复自己出座，亲奉素臣、楚王。又赐文恩、未容、金砚、玉奴、阿锦各三爵。然后将景王家属带上，太子问：“那一个是宁氏？”内侍把三妃带上。太子拍案大怒道：“逆藩罪恶滔天，你这贼人，舌剑唇枪，无风鼓浪，逢恶道淫，助纣为虐，马太妃之死土囊，还有你一臂之力！内侍们，先取下那条长舌来！”当下一人挽定青丝，两人捧着粉脸，挤紧香腮，一人踹住酥胸，一人用两指向白馥馥的咽喉，用力一掐，一人把解腕尖刀，向那樱桃小口中轻轻一掠，早把半截又香又嫩的舌头割下。舌根鲜血，便直喷而出，洒滴腮颊衣衫之上，

如红雨赤霞，斑斑点点。

内侍将舌献上。太子令斩讫报来，复问：“那一个是邢氏？”内侍又把五妃带上。太子怒喝道：“你这贱人，于夫主病危之时，还忍心与府僚通奸，致死亲夫，也是决不待时的！内侍们，也绑出斩来！”须臾，两颗血淋淋的首级，献将上来。众妃魂飞魄散，个个发抖，太子又问：“那一个是云氏？”内侍又把七妃带上。七妃原本吓坏，忽见容儿改换官服，站立左班，方知是太子差来内应，痴心尚想侥幸。及见三妃、五妃，凡带上去的，无不斩头沥血，五妃因奸致死亲夫，又与自己所犯相同。刚斩五妃，即问着带到座前，蹲跪下去，轰的一声，那魂便向那脑门内直飞上三十三天，那魄便向窟臀中直落下七十二地，惟有伸颈受刑。容儿想起向日恩情，及那夜抱住哭泣的情意，不觉两泪交流，冷汗直下。太子看了一眼，即叫容儿，两人知是奸情发作，愈加吓坏。容儿俯伏在地，不敢仰视。七妃又羞又怕，神走汗淋。太子道：“寡人不负前言，把这云氏赏你为妾。云氏自此以后，当改邪转正，尽那妾妇之道，不可再生别念了！”

七妃是引颈待戮之人，太子与素臣所言，容儿并未知道，虽恃有前功，或可准折，却断不敢代云氏求宽；谁想毫不加罪，反得赐婚，真是做梦也做不到，痴想也想不及的事！这一种感戴欢喜光景，真属激切无比！连连叩首谢恩，几乎把头磕破。两人退下。太子令将各妃嫔肘锁，发入高墙，待皇上回銮，请旨正法。把王子带将上去，太子一看，是个五六岁的孩子，眉目秀美异常，忽然动起可怜之念，向素臣道：“本朝会典，反逆家属，罪止为奴；然太祖、太宗以来，俱照古法，仍行族灭。景藩梟恶，更不比胡、蓝诸逆，其嫡属自